

情迷
真爱

★ 台湾言情小说
★ 获奖作品 ★

◎ 叶娥 著

亲爱宝贝

006



亲爱宝贝

叶 娥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爱宝贝、台湾叶娥著·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2.10

ISBN 7-80013-232-

I.叶… II.亲…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62245

亲 爱 宝 贝

叶 娥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128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013-232-/I·251

定价:9.80 元



亲爱宝贝

盗帅飞狼？挺酷

她怎么会跟他搅和在一起啦？

唉，还不是为了逃婚。

她那个老爸，

简直是把她当烫山芋

到处找『替死鬼』但她偏不

所以喽，她只好再接再厉练『逃功』了

可是——这回的情况挺不一样

这个男人原本的目标是她家的某件古董，

现在却连她一并『带走』

叶

娥

著

第一章

话说这远古女贵族有一只族传珍物的锡制手环，女真语名叫“耶鲁那拉”，环身刻有……究竟刻有什么呢？这就因人的智慧而异了。有人说是似花草，也有人认为是山川，但也有人铁口断定是一种凡世不得见的奇珍异兽……

总之呢，不管这上头刻的是什么，至今倒也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据说这“那鲁那拉”外表看似普通，“内涵”却大有来头。

文献记载，“那鲁那拉”向来只传女不传子，是远嫁中土和亲的女真郡主的随身宝物；因其历经多代主人，汇集各代主人之灵气，且沾有灵性，乃是具有护主作用的珍宝。传闻拥有“耶鲁那拉”者，一生富贵，可幸免于难。

哇！这样的一个奇珍异宝，姑且不论它是否真有传闻中所谓的“护主灵性”，光是这出土年代之久远，就够教那些爱古物成痴的名流仕绅不借巨资以求了。

日前，就由名古董收藏家——也就是高氏集团总裁高廷学，以“非常手段”取得此天下至宝。

富丽堂皇的‘乐园’大厅内。

“你给我听好，高霏，这回我非把你嫁出去不可！”

高廷学寒着一张微有皱痕的脸孔摆出父亲的威严，

下了道铁腕令：“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你走出大门一步，直到婚礼举行那天！”

坐在沙发上的高霏，对着气得吹胡子瞪眼的父亲眨了眨如黑绒羽翼般的睫毛，一脸的天真无邪。

“别用那种眼神看我！”高廷学忍不住又一个大吼。

气死他了！这个丫头什么都好，就是那双眼睛——分明是鬼灵精怪的丫头，可她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珠子一眨起来就一副十足受尽委屈的可怜模样，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他这个做父亲的不知怎地虐待她了，真是气死他了。气呼呼地从鼻孔喷了口气，再严厉地瞪了眼高霏那只裹着石膏的右脚，警告道：“我警告你，别再跟我玩什么逃家的把戏了，小心我把你房间的阳台装上铁窗。”

“好啊，万一发生火灾什么的，你就有烤乳猪可以吃了。”

高霏眯眼一笑，露出一对甜腻腻的小梨窝，还边拿着拐杖敲打着硬梆梆的石膏脚，一点也不把高廷学的威严当一回事。

“你……你想气死我是不是？”高廷学都快抓狂了。

“爸，我哪是要气你，我只是比较有危机意识而已嘛，要不，你自己看看——”吞了吞口水，挺直腰杆，煞有其事地说：“最近电视新闻报导的几件火灾烧死人的新闻不都是因为逃生不易吗？况且我现在又在残废中，万——”

“闭嘴！”高廷学又一吼。

高霏脖子一缩，努努嘴，闭上嘴巴，再眨了眨眼

睛，又是一脸的饱受委屈样。可，天知道她心里头可乐得快憋不住笑了。别的本事她没有，这瞎攢胡扯、顾左右而言它，可是她的拿手绝活。

但是今天——

“你少跟我扯些有的没的。我告诉你，高罪，这回和宋家的婚事非成不可，你再要什么花招都没有用的，省点力气吧。”今天高廷学的脑袋倒还挺清明的。

“爸！”看得出这回父亲的态度比上回更加坚决了，高罪一张娇颜再也灿烂不起来，倒着八字眉嘟囔着：“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么早嫁人不可呢？你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耶。看你这副急着把我丢出去的样子，我真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高廷学撇撇嘴。“我也希望你不是……”

“爸！”高罪怪叫奢，鼓圆了眼。

“开……开玩笑的啦”高廷学一脸幸摔然，叹了口气，苦口婆心道：“小罪，你也知道你是爸爸的宝贝女儿，可是你为什么就不站在爸爸的立场想想呢？好歹爸爸在社会上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可你看看你，大学不好好地念，就只知成天和那群小太妹鬼混，不是泡舞厅，就是玩赛车，还跟人家以大姐头自居，这……像话吗？”

“有什么好不像话的，我们又没杀人放火、结伙抢劫的……”她低低咕噜念着。

“我看也差不多了。”高廷学又火了，以为他没听到吗？哼，他可耳聪目明得很。“就怕哪天我还得在一堆

繁忙的公务中抽时间到监狱探监。”

“呵呵……哪有那么严重。爸，跳舞、赛车可都是正当又有益健康的运动耶。你看，这些都是奥运比赛的项目呢。”就说她能播吧。“瞧你把事情看得多严重，你也太神经质了吧，老爸？”

说她老爸太神经质？高廷学又气鼓了老脸。

“是，我是太神经质了，所以我才要赶紧把你嫁出去，好换别人神经质去。好了，废话少说了，这个周末我们就把婚礼的细节谈妥，免得又和上回……”

“爸，上回的事你怎么能把它算在我头上呢？”高罪扬声抗议着。她难得有理直气壮的时候，不抗议怎行！

“是你自己说人家程恺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们不好拆散人家的。”

“这……”说到这点，高廷学那张老脸微现难得一见的愧色。

原来，这程恺是“程恺集团”的小开、长相斯文俊秀之外，人品更是清高得没话说，是阅人无数、看尽时下爱慕虚荣年轻人的商场悍将高廷学眼中难得的正直青年，自然程恺也就成了他心中最佳的女婿人选。

这么优秀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呢？当然，高廷学也知道程恺早有个相恋至深的女友；但为了能钓上这个乘龙快婿，高廷学耍了些手段，以商业手法取得“程恺”的经营大权。

不过就是一间公司而已，程恺是丝毫不为所动的、但是，问题就出在他亲爱的父亲大人身上——除了濒临

破产的公司之外，程恺还有可能因此而吃上官司。他能放任六十好几的老爸身陷危机而不管吗？没辙，程恺不得不屈服了；而这件婚事就在高廷学一手策画下成了定局。

虽然程恺和高霏都觉得这件婚事实实在荒谬透顶，但是由于高廷学掌握了程恺的事业存亡大权和程恺的自由，程恺再怎么不愿意也没办法；而高霏身为高家的独生女，根本就没有婚姻自主权，一切都由高廷学摆布。

两人连面都没见过，却要依指示结婚？高霏不得不怀疑她到底生在什么年代？不过呢，虽然她无法改变她那个向来一意孤行、有钱又有权的老爸的意思，但是，要她乖乖就范似乎也颇具挑战性，结果，就在迫近婚礼前，高霏情急之下不得不逃家了——从挑高七米的二楼阳台往下一跳，摔断了腿，所以她现在才会“正在残废中”。

高霏摔断了腿，高廷学虽然不舍也心疼，但是却丝毫无法动摇要把她嫁出去的决心；他依然热中地筹备婚礼，直到——“耶鲁那拉”的重现江湖。

“耶鲁那拉”是远古时期西北方少数民族的族传实物，正确的出土年代不可考，但至少逾千年的历史是无庸置疑的，它的价值与珍贵不是金钱可以估算的。身为古董收藏家，无人不想拥环自重，而高廷学也不例外。

高廷学除了是名成功的商人之外，他还是个古董收藏家；光从他安置在“霖园”大宅三楼的书房内，伊然

像座博物馆的古董收藏看来，不难想像他是如何地爱古物成痴了。

事情的经过是在程恺和高霏婚礼的前一个礼拜的一个晚上，那晚高廷学正和客人在西华饭店的咖啡厅洽谈一笔生意，中途就见准女婿程恺亲密地牵着“前任”女友何亚莉的手走进咖啡厅：乍见这情景，高廷学当然是气愤非常，二话不说立刻起身冲到他们面前兴师问罪。谁知，他才一张票，话都还没出口，整个人就像被人给定了穴似的怔在当场，猛睁似牛眼的老眼，眨也不眨地戳在何亚莉细致的手腕上，顿时全身血液沸腾。只可惜高霏无缘见到她老爸那副近似痴呆的尊容，要不，怕她不当场吐血暴毙才怪。

天！是耶鲁那拉……

后来，经过一番“愚谈”之后高甬廷学拿他未来的女婿和价值超过上亿的“程恺”当筹码，换得了千年稀宝——耶鲁那拉；而高霏和程恺这桩原就荒谬的婚事也就告吹了。

他宝贝女儿的终身大事竟不如一个被铁环来得重要？

高霏知道了不哭死才怪。

当然，高廷学是不会笨到把实情告诉高霏，高霏知道的也就仅止于“程恺已经有了女朋友”的部分真相；对于“耶鲁那拉”，她是一点也不知晓的。虽然老爸退婚的理由牵强得好笑，不过高霏可一点也不在意；只要不逼她嫁人，什么理由都无所谓，反正她也挺习惯

她老爸一向的行事准则了。

至于高廷学呢？虽然他也惋惜就这么痛失掉他辛苦物色来的乘龙快婿，不过一想到这炙手可热的稀世珍宝“耶鲁那拉”，所有的惋惜便也随风而逝了。女婿再找就有了，“耶鲁那拉”就这么一个；掂掂斤两，好像“耶鲁那拉”比程恺重了些。再说，他的心愿也只是希望高霏能和一般女孩子一样“女大当嫁”而已，倒也不是非要程恺不可；就像这回，他不又在三个月内相中了“宋氏集团”的小开宋靖杰吗？各方面都和程恺相差无几的俊小子。更甚者，一来，宋靖杰没有女朋友；二来，宋父对这门亲事的兴头似乎比他还来得浓厚——光这些就可以让他省却不少麻烦了。

这么一想，高举学就不再有什么罪恶感了。

他整整脸，推卸责任地说：“如果不是你在相亲那天用什么朋友自杀的借口！”

“爸，那不是借口，是真的。幸好是我及时把保证金送到医院，要不我朋友就……”

“那送个钱也不需要一送大半个月不见人影吧？”一想到这点，高廷学就不禁有气了。那回和程恺相亲，也不知是真的巧合，还是高霏的伎俩；就在程恺上门才前，高霏突然接到朋友从医院打来的紧急电话；说什么有个朋友自杀未遂正在医院急救，需要一笔保证金。本着“救人第一”的善念，又在高霏拍胸脯保证把钱送到她就立刻赶回来之下，高廷学也没想太多就同意高霏把钱送去医院；谁料高霏这一去，他再次见到女儿时已经

是半个月后的事了。而那回的相亲也就万事具备，独缺女主角，害得他颜面尽失。“那间医院还真远醒。”他臭她。

“我……”高霏一时语塞，找不到借口了。人家她不过是“顺便”而已嘛，又不是“故意”的，老爸干嘛计较那么多，真是的！大眼一转，她又有话说了：“爸，你想想，其实这整件事情你应该感谢我才对那。要不是我临阵脱逃了，那今天你不就活活拆散人家程恺的好姻缘了吗？”

拆人姻缘，那可是会被人打地狱的……”

“你——”高廷学被堵得哑口无言；陡地，脑门一闪，邪邪一笑。“你终于承认你是临阵脱逃了？”

“我——”惨了，这回斑过头了。

“你什么你！”高廷学一口截断她的辩解，厉声道：“这段时间你就给我乖乖地待在家里养伤，等着嫁人！”

“爸，你也知道我现在腿受伤，怎么还能在这个时候谈婚事呢？你不会要我当个‘跛脚新娘’吧？”高霏急急说着。看她老爸的样子，好像这回就算用绑的也要把她给嫁出去似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以她目前“残废”中，连逃都没办法逃的情况看来，她也只有乖乖地当只待宰的羔羊了。

“这你就别担心了。”高廷学一点也不担心，展颜一笑，站了起来，离开屁股底下那张半圆形的欧式大沙发，往回旋楼梯走去。“陈医生说，你下个星期就可以拆石膏了”

高霏楞楞地眨着眼，是没那么担心了；石膏一折，她不就又可以逃了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高廷学在踏上楼梯前顿下脚步。“其实，拆不拆石膏对你当新娘也没什么影响，一点也无损你的美丽，对不对？我高廷学的女儿向来是艳冠群芳的，即使拄拐杖出嫁也没人会觉得不妥的。”

啊？什么意思？高霏赶紧喊住又往上走去的老爸——

“爸，你的意思是不打算帮我拆石膏啦？”她不仅人长得漂亮出色，也聪明绝顶。

“为了防止你再次逃婚，也许……”高廷学顿了顿，故意挑起她的神经紧张。“等你结完婚再拆石膏会比较好。”

“什么？”高霏一个惊叫，抓起拐杖往腋下一拄，一拐一拐地往楼梯跳来，动作还挺俐落的。她仰头看着站在第三阶梯上的父亲问：“爸，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不是。”干脆的回答。

“那……那怎么成！”高霏急叫着。

“为什么不成？只要能顺利地把你嫁出去，断了你真去搞什么同性恋的可能，怎么做都成。”

“爸，你说的是什么跟什么嘛！我说了我不是同性恋就不是同性恋，为什么你 just 不相信我呢？”原来这就是老爸非急着把她嫁出去的原因，真是冤枉呀。

“我也想相信你呀，可是……你敢说你那个‘女朋友’不是为了你要相亲才自杀寻死的？”

“爸，你调查我？”她大叫。什么“女朋友”？真是太过分了。

“你以为我会放任你无故失踪了大半个月，什么也不做吗？”他眉头一凝。“别忘了我是你爸爸。”

“我……好嘛好嘛，算你有理嘛。”嘟了嘟嘴，又道：“可是她要自杀是她的事，我也没办法呀。我早同她说过我不玩这一套的，谁知道她还是这么笨。”

其实是老爸多虑了，自从上回发生那件意外之后，她器就打走主意要和那群老爸所谓的“狐群狗党”划清界线了。当初大伙纯粹是因为年龄相近、兴趣又相仿，所以才玩在一块的。谁知她们居然玩得这么过火，连自杀都上演了，真是不像话。所以在摔伤脚后，她也就趁着行动不便这些日子和她们断了音讯，早没瓜葛了。不过呢，因为她过去的纪录太辉煌的关系，所以这回不管她费多少口水，想必也无法说服她老爸了。

“所以呢，为了让你远离那个是非圈，嫁人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方法了。”

“这……”看来老爸这回真是铁了心了。眼看方才燃起的一线逃家希望没了指望，高霏又急急地转着她那颗好看又好用的脑袋、非得教老爸拆石膏不行，要不这回她真是没得逃了。她甜甜一笑道：“爸，你请陈医生帮我拆石膏，我保证我绝不跨出大门一步。”

“你保证？”高廷学一脸怀疑。意思是她这个累犯的保证值多少钱？

高廷学不相信她的保证比相信她是个同性恋者还要

耻辱她，不过此刻她没时间伤心，脑子一转，她又急惶惶地说：

“好嘛，你可以不相信我的保证，可是结婚是我的人生大事，一生就这么一次。如果非嫁人不可，我也要当个最美丽的新娘，顺风风光光地走出‘霏园’，我才不要控着拐杖出嫁，那……多丑啊。”

高霏气急败坏地嚷着，好像真的是为了不能“正常”

走出霏园而懊恼，看得高廷学都有些动容了。

“小霏，爸爸也希望能看着你漂漂亮亮地穿着白纱礼服走出霏园啊。”高廷学走下楼梯，一脸慈爱地抚着高霏绷柔白替的脸蛋，关爱之情泛满老眼。“我就你这么个女儿，我希望你一辈子都快快乐乐的。”

“我知道，爸。”高霏有些心虚了。她当然知道爸爸对她的爱、也知道爸爸逼她嫁人的用心良苦，可是……

“你知道就好，早点去休息吧。”高廷学和蔼一笑，满意地轻拍她脸颊，又转身往上走去。

“爸，那……”高霏又喊住爸爸。

“喔？”高廷学又停步转回身看女儿，依然慈爱满意。

高霏看着父亲，扁扁嘴吞下了“那什么时候拆石膏”的问话，暗叹口气，改口道：“那你也早点睡吧，别又看你那些垃——圾”字及时止住，“看古董看太晚了。”

高廷学看透她似的，回以淡淡一笑，说：“婚礼的前

一天，我会叫陈医生来家里帮你拆石膏的。”话完，他转身离去。

啊？婚礼的前一天？高霏呆呆地看父亲的身子往三楼走去。婚礼的前一天拆石膏，既可以让她“如愿”漂亮、正常地出嫁，又可以让她没时间逃家班高招啊。

“真是老奸巨猾。”她想不出更贴切的形容词了。

古堡似的“庭园”，气势雄伟地高耸在一片苍翠的阳明山区中。

在户籍行政上，霏园山庄是被归属于阳明山国家公园的范围内；但是从地图上却很明显看出它刚巧就坐拥台北县与台北市之间的交界上，一如妻身未明的“三不管”地带——至少在花尔希手上那张人工手绘的地图上，庭园是属于那种一旦出事，就成了台北市与台北县的管区互踢皮球，谁也不顾管的“孤城”。

整个山庄，除了美如欧式古堡的典雅建筑物之外，后花园里有个达国际标准的红土网球场，前花园则满园修剪整齐好看的花草和矮灌木之外，还有个造型独特的游泳池；大门设在花园的正前方，是个镂空雕花大铁门——看不出是什么建材，不过肯定是相当坚固的，大铁门外是条两侧栽满杜鹃花的平坦大道，看样子那也属于私人道路吧。

霏园究竟占地多大？视力所及实在难以估算。除了前院鸟瞰而下是一望无际的关猛平原之外，其它三面环山。

到底环了多大的范围，想必就算是霏园的主人高廷

学也不见得清楚吧，花尔希心想。有钱有势夸张到这种程度，这也难怪所属辖区警员要自认力不从心了；光要绕外围巡逻一围就够累人的了。

不过，这对花尔希而言，则是霏园最最可爱的地方。

“帅呆了！”花尔希一双剑眉一挺，线条优美的唇角缓缓一扬，俊帅的脸孔不自禁一笑，满意极了。

放下手上的高倍数望远镜，任由望远镜垂挂在胸前，拿起别在衣领上的红色签字笔，皓齿咬住笔盖，再往已经标示得密密麻麻的符号和注语的地图上加上一个红星符号，又在地图边缘的空白处加注：

大门：警卫两名。

就只有在大门处派设两名警卫？花尔希边写边想，真不知道这高廷学是对台湾的治安太有信心呢？还是因为他已经为霏园安设了层层防盗的保全措施而有恃无恐？

看来，应该是后者的成分居多。据他花尔希探得的消息得知，霏园三楼的古玩珍物是高廷学的心头肉；将心头肉摆在柜子里，防盗系统自是少不得的。不过，门口就只有两名警卫？这似乎也太勇敢了些。

据他以往丰富的“接触”经验，台湾亿万富翁的豪邸，除了保全系统之外，警卫人员也是不可或缺的——除了有保卫功能外，也是身分地位的彰显，没派个十来名，五、六名也少不了。就说那个财富、地位都不及高廷学的宋汉龙，光是带在身边的随身保镖就有四名了。